

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研究

——家庭关系与校园人际关系的中介作用

■ 吴恩慈 梅雄杰 胡耀宗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上海 200062;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教师发展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上海 200062)

【摘要】 本文基于4个省份15所中小学校的调查数据,探讨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较早经历亲子分离的儿童,其社会情感能力低于那些较晚经历亲子分离的儿童。亲子分离对儿童自我意识、自我管理以及人际交往技能的发展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异质性结果显示,亲子分离对小学生的负面影响强于初中生,对农村儿童的负面影响强于城镇儿童。中介机制检验显示,亲子分离不利于家庭关系和校园人际关系的构建,从而会间接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获得。因此,应将学前教育纳入随迁子女教育保障体系中,减少亲子分离,构建良好的家庭关系和友善的校园氛围,发挥家校合力,提升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水平。

【关键词】 社会情感能力 亲子分离 早期儿童发展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4.02.009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人口大规模、持续性的流动。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留守儿童。根据《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的数据显示,2020年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达到4177万人,城镇留守儿童为2516万人^[1]。近年来,外出务工群体数量有扩大化、年轻化的趋向^[2],一些儿童被迫与父母分离,隔代抚养的情况屡见不鲜。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看,儿童

收稿日期:2024-01-10

作者简介:吴恩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教育经济学;

梅雄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师发展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高等教育管理;

胡耀宗,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教育经济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教育体系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战略管理研究”(课题编号:20AGL030)、2023年度常州市家庭教育研究院项目“早期亲子分离对儿童人力资本获得的影响研究”(课题编号:FERI2023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时期是人的一生中可塑性最强的阶段,也是个体成长和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儿童成长“敏感期”面临亲子分离会造成其亲情缺失和心灵失落,很容易沉溺于网络以及与不良同伴的过度交往而荒废学业^[3],增加了留守儿童人力资本发展滞后的风险^[4]。虽然我国流动儿童教育政策正从“两为主”向“两纳入”转型,流动儿童在城市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权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5],然而相较于流动儿童受教育权的获得,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水平依然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其情绪调节和人际交往能力尤为欠缺^[6],这是由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不足导致的。研究显示,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始于婴儿期^[7],过早的亲子分离使得儿童社会情感能力问题凸显,亟需引起重视。

目前学界关于亲子分离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研究对象多为农村儿童^[8],鲜少将亲子分离作为一般变量考虑。此外,已有研究内容聚焦分析父母外出务工对儿童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9],缺乏对亲子分离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关系的研究。由于家庭、学校是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重要场域,二者的作用不可相互替代。亲子分离的家庭教育主体缺位和功能弱化使得学校成为留守儿童最为关键的社会支持系统。因此,有必要将学校与家庭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内,打开亲子分离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黑箱”。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探究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以期基于实证结果围绕学校管理和家庭支持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助力留守儿童成长发展提供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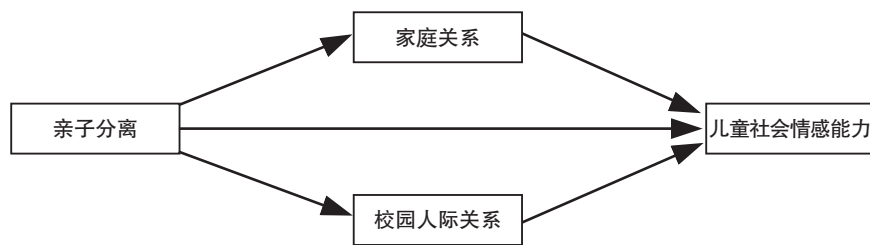


图1 亲子分离、家庭关系、校园人际关系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假设模型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家庭资本的概念源于社会资本理论。根据布迪厄(Bourdieu)对于资本的界定可以将家庭资本分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三种类型^[10]。其中,家庭经济资本是指家庭所拥有的经济资源,比如房产、收入、存款等。家庭文化资本是指家庭及其成员拥有的知识、技能、价值观等,而相较于其他形式的资本,家庭文化资本更为隐蔽和难以察觉、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的能力发展。家庭社会资本主要指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网络,用于评价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质量。

家庭资本理论尤为强调父母在家庭中的角色对子女发展的重要性,该理论认为,父母双方通过家庭明确分工来实现家庭抚养功能^[11]。具体而言,父母对角色分工、教育、时间和其他资源进行理性分配,为子女提供成长和学习的的环境。父母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选择在家陪伴子女,这种分工模式有助于家庭经济资本的获得,从而影响子女的教育成就和社会地位^[12]。然而,父母的分工给子女提供的资源不仅包括经济支持,还包括情感支持、教育指导和社会化过

程。即使只有一方外出务工也会削弱家庭内的互动和沟通,减少父母对儿童的直接教育和情感支持^[13]。我国家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文化的影响,父亲迫于生计外出务工选择高时间投入的工作,母亲留守在家除了要照顾子女,还有其他家庭活动需要处理,这会挤压对子女的指导和时间投入。与此同时,还会影响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程度,降低家校合作的效果^[14]。由此可知,父母外出务工虽然给予家庭更多的经济资本,但是却削弱了家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产生负向影响^[15]。值得注意的是,受困于生计和养育成本,母亲外出务工趋势愈发明显,祖辈隔代抚养现象逐渐增多^[16]。隔代抚养虽然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父母角色的缺位,但是该替代功能有限,会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学业成就、亲子关系产生多维度和长期性的损害^[17]。与此同时,还会对其自我控制能力产生负向影响^[18],降低儿童的自信心以及与人沟通交流的意愿^[19]。这些都是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亲子分离很可能会约束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根据上述理论观点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

社会建构理论强调人所能获得的知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源于相互关系中。肯尼斯·格根(Kenneth J. Gergen)在此基础上提出关系性存在理论,强调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个体的存在和身份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互动中建构而来^[20]。情感只有在特定的关系中,通过共同行动才得以重构和理解,社会情感能力本质上是关系的社会性建构能力^[21]。家庭作为儿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场所,培养其社会情感能力离不开与家庭成员的互动。家庭关系是人们在家庭生活中建立的各种关系网络,涉及亲属关系、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等多种情感和社会关系。稳定和健康的家庭关系意味着家庭成员往往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管理自己和适应社会生活,这对于子女的成长发展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体现在非认知能力方面^[22]。父母外出务工虽然可能带来更多的经济资本,但是却往往以牺牲情感资源为代价,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研究发现,家庭成员长期异地分居会带来家庭纽带松弛^[23],扰乱原有的家庭结构,影响夫妻关系,造成亲子关系淡漠^[24],这使得家庭功能的示范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家庭文化资本难以发挥,不利于儿童的成长发展。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儿童大脑发育与生命早期和父母的互动经历密切相关^[25]。发生在儿童成长早期尤其是幼时的亲子分离经历会造成儿童在与周围互动的过程中缺乏可依恋的亲密关系,产生被迫分离的创伤记忆,可能导致其形成敏感、自卑的人格及交往障碍等^[26],阻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这意味着亲子分离很可能会通过影响家庭关系进而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家庭关系在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学校作为儿童成长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场所,与教师、同伴的校园人际互动是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27]。具体而言,积极的师生关系为学生营造一个友爱的校园氛围,促进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而消极的师生关系则会降低学生与教师互动的意愿,甚至引发各种问题行为^[28]。同伴是儿童在校园环境中最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互动对象,通过与同伴的互动,儿童学习理解和表达情绪,学会建立人际关系,这对于其社会化发展大有裨益。研究也证实,亲密的同伴交往会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有显著影响^[29]。而父母外出,留守儿童所能获得的情感关怀较少,性格更为敏感、内向、多疑,经常产生校园人际关系紧张问题^[30],影响

与同伴和老师之间的关系互动。学校作为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域,校园人际关系很可能是亲子分离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中间传导机制。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校园人际关系在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研究设计的调查问卷分别在河南省、湖北省、山东省及江苏省4个省份的15所中小学发放,针对研究目标对象,所选地区均为经济发展程度较为普通的农村和县镇,父母外出务工现象较多^①。由于问卷中设置的问题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的阅读理解能力,故而将调查对象设置为5-9年级的学生。问卷调查首先根据便利抽样原则确定样本所在地,再采用重点抽样法确定被调查学校,最后以班级为单位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择,通过调查人员在班级发放纸质问卷,学生填写完成后现场回收。调查员在征得学校和监护人的同意下发放问卷。本次共发放纸质问卷2372份,最终回收到的有效问卷数量为1903份,有效回收率为80.23%。其中男生1005名,占比为52.81%,女生898名,占比为47.19%;一般儿童930名,占比为48.87%,有过亲子分离经历的儿童973名,占比为51.13%;小学生1066名,占比为56.02%,初中生837名,占比为43.98%。城镇样本618名,占比为32.48%,农村样本1285名,占比为67.52%。样本分布相对均衡。

(二)变量测量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社会情感能力。本研究依据美国学术、社会与情感学习协作组(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简称CASEL)的框架将社会情感能力划分为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际交往技能及负责任的决策5个维度^[31],共设置27个问题,问题选项由“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赋值为1-5。量表整体信度系数为0.908,各维度的Cronbach's Alpha(克朗巴哈系数)值位于0.617-0.810之间,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信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该问卷的结构拟合系数($X^2/df=5.575$, $CFI=0.907$, $RMSEA=0.049$, $TLI=0.896$)符合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模型拟合标准,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能够支撑本研究,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社会情感能力指标的详细信息

| 社会情感能力 | 描述 | 测量题项 |
|--------|--|---|
| 自我意识 | 学生能够对自己有正确的认知,对于自己的优势和不足都能正确看待,能够准确识别自己和他人的情绪。 | 1.在团队合作时,我会做好属于自己的任务。 2.在讲述自己的优秀事迹时,我并不吹嘘。 3.别人表达观点时,我会认真倾听。 4.当我需要帮助时,我会主动寻求帮助。 |

^①本研究参照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关于儿童的年龄限定(即18岁以下)选取了调查对象。(参见:<https://www.unicef.org/zh/%E5%84%BF%E7%AB%A5%E6%9D%83%E5%88%A9%E5%85%AC%E7%BA%A6/%E5%84%BF%E7%AB%A5%E6%9D%83%E5%88%A9%E5%85%AC%E7%BA%A6%E6%96%87%E6%9C%AC#>)

(续表)

| 社会情感能力 | 描述 | 测量题项 |
|--------|---|---------------------------|
| 自我管理 | 具有自我掌控情绪的能力,具备缓解压力的能力以及感到有动力去完成个人/集体目标。 | 1.当别人指出我的错误时,我会冷静面对。 |
| | | 2.当和别人意见不同时,我会尝试寻找办法妥善解决。 |
| 社会意识 | 了解他人的观点和看法,对他人的遭遇会表示同情,预测他人的感受和反应,学会尊重他人。 | 3.当别人打扰我时,我会保持冷静。 |
| | | 4.我做事时不打扰别人。 |
| 人际交往技能 | 与不同的个人和群体建立有效关系的能力。 | 5.当我被嘲笑时,我会保持冷静。 |
| | | 1.当别人伤心时,我也会感到难过。 |
| 负责任的决策 | 在做出选择时,会评估各种行动对个人、社会和集体福祉的益处和后果,并学会正确使用解决策略等。 | 2.我试图让别人感觉更好。 |
| | | 3.当别人感到难过时,我会主动关心他。 |
| | | 4.当别人没被善待时,我会替他们说话、发声。 |
| | | 5.我会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别人。 |
| | | 6.当我的朋友遇到问题时,我会帮助他们。 |
| | | 1.我很容易交到朋友。 |
| | | 2.当别人做我喜欢的事情时我会主动请求加入他们。 |
| | | 3.我能和其他小朋友和睦相处。 |
| | | 4.我会请求他人与我一起合作。 |
| | | 5.我会按照顺序依次和他人交流。 |
| | | 6.我和同学们合作得很好。 |
| | | 1.对于正确的事,别人不说我也会去做。 |
| | | 2.在行动之前,我会反复思考。 |
| | | 3.我信守承诺,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尽力做好。 |
| | | 4.我是一个遵守规则的人。 |
| | | 5.我按时做作业,不喜欢拖拉。 |
| | | 6.当我犯错时我会主动承认。 |

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亲子分离。本研究中考察的亲子分离的儿童指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双方曾经有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在问卷中通过“你的父母是否有过在外地长期务工而与你分开的经历?(连续超过6个月以上)”来呈现。研究发现,样本中共有51.13%的学生具有亲子分离经历。本研究也对儿童与父母的初始分离时间进行了调研,发现儿童被迫与父母分离的起始平均年龄为5岁。

表2 分离起始时间分布

| 年龄段 | 0-3岁 | 4-6岁 | 7-9岁 | 10-12岁 | 13-15岁 | 总计 |
|--------|-------|-------|-------|--------|--------|--------|
| 数量 | 317 | 327 | 196 | 107 | 5 | 952 |
| 百分比(%) | 33.30 | 34.35 | 20.59 | 11.24 | 0.53 | 100.00 |

根据表2结果可知,除去部分缺失值,在所调研的样本中,儿童0-3岁时父母选择外出务工(至少有一方外出)占比为33.30%,儿童4-6岁时父母选择外出务工的占比为34.35%,儿童在婴幼儿和学前教育阶段父母选择外出务工导致与子女分离的比例达到了67.65%。儿童亲子分离的起始时间段主要集中在儿童发展早期,这也是儿童成长发展的关键期。

3. 控制变量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的成长发展受到一系列环境因素的影响。为了尽可能减少其他变量干扰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影响的估计结果,本研究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学校特征的变量都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在个体特征方面,变量主要为性别、年级、寄宿与否、班干部经历^[32]。在家庭特征层面,将家庭常住所在地兄弟姐妹数量、家庭经济状况^[33]、父亲学历、母亲学历^[34]等纳入控制变量中。学校环境的安全程度、学校氛围^[35]作为学校层面的主要控制变量。

4.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家庭关系和校园人际关系。本研究中的家庭关系主要包含父母关系、亲子关系;校园人际关系主要包含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其中,家庭关系主要是通过问卷“你父母的关系情况”“与父亲关系情况”“与母亲关系情况”等问题来体现;校园人际关系通过问卷“你与老师关系”“你与同学关系”中的问题来体现。问题选项由“非常紧张”到“非常好”依次赋值为1-5。家庭关系和校园人际关系的问题均通过学生主观评价来体现。

表3 各个变量说明

| 类型 | 变量 | 变量说明 |
|-------|--------|--|
| 被解释变量 | 社会情感能力 | 由量表中的27个题项加总后取均值。 |
| | 自我意识 | 由量表中的4个题项加总后取均值。 |
| | 自我管理 | 由量表中的5个题项加总后取均值。 |
| | 社会意识 | 由量表中的6个题项加总后取均值。 |
| | 人际交往技能 | 由量表中的6个题项加总后取均值。 |
| | 负责任的决策 | 由量表中的6个题项加总后取均值。 |
| 解释变量 | 亲子分离 | 无=0;有=1 |
| 中介变量 | 家庭关系 | 父母关系:赋值1-5分,分值越高,表示关系越好。 与父亲关系:赋值1-5分,分值越高,表示关系越好。 与母亲关系:赋值1-5分,分值越高,表示关系越好。 |
| | 校园人际关系 | 师生关系:赋值1-5分,分值越高,表示关系越好。 同伴关系:赋值1-5分,分值越高,表示关系越好。 |
| | 性别 | 男=0;女=1 |
| 控制变量 | 年级 | 小学=0;初中=1 |
| | 是否寄宿 | 否=0;是=1 |

(续表)

| 类型 | 变量 | 变量说明 |
|------|-----------|---------------------------------------|
| 控制变量 | 班干部经历 | 否=0;是=1 |
| | 家庭常住所在地 | 城镇=0;农村=1 |
| | 兄弟姐妹数量 | 独生子女=1;1个=2;2个=3;3个及以上=4 |
| | 家庭经济状况 | 低保户(建档立卡)=1;比较贫困=2;中等=3;比较富裕=4;非常富裕=5 |
| | 父亲受教育程度 | 初中及以下=1;职业中学或高中=2;大专=3;本科=4;硕士及以上=5 |
| | 母亲受教育程度 | 初中及以下=1;职业中学或高中=2;大专=3;本科=4;硕士及以上=5 |
| | 学校环境的安全程度 | 赋值1-5分,分值越高,表示学校环境越安全。 |
| | 学校氛围 | 赋值1-5分,分值越高,表示学生的学校氛围越好。 |

四、研究发现

(一)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样本中有过亲子分离的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均值低于一般儿童。总体而言,女童的社会情感能力水平要高于男童^①,女生的自我意识、社会意识、负责任的决策均值都高于男生,然而在自我管理、人际交往技能方面男生要强于女生。低年级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以及各维度的均值反而高于高年级学生,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呈“下沉式”发展。样本中城镇中小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均值也要高于农村中小学生的,表明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在城乡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表4 调查样本人口学以及社会情感能力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 类别 | 人数(%) | 社会情感能力 (总) | 自我意识 | 自我管理 | 社会意识 | 人际交往 技能 | 负责任的 决策 |
|---------------|------------|---------------|-------|-------|-------|------------|------------|
| 男 | 1005(52.8) | 3.861 | 4.067 | 3.79 | 3.725 | 3.825 | 3.953 |
| 女 | 898(47.2) | 3.903 | 4.163 | 3.781 | 3.858 | 3.753 | 4.025 |
| 小学 | 1066(56) | 3.954 | 4.181 | 3.88 | 3.845 | 3.87 | 4.0571 |
| 初中 | 837(44) | 3.787 | 4.025 | 3.667 | 3.715 | 3.691 | 3.898 |
| 城镇 | 618(32.5) | 3.92 | 4.164 | 3.801 | 3.844 | 3.874 | 3.978 |
| 农村 | 1285(67.5) | 3.862 | 4.087 | 3.779 | 3.761 | 3.751 | 3.992 |
| 经历过 亲子分离 | 973(51.1) | 3.843 | 4.065 | 3.734 | 3.765 | 3.744 | 3.966 |
| 没有经历过 亲子分离 | 930(48.9) | 3.919 | 4.162 | 3.841 | 3.812 | 3.841 | 4.01 |

^① 研究发现,女童的身心发育更快,具有更强的情感表达能力和情感体验,这是女童的社会情感能力水平高于男童的原因之一。(参见何安明 吴晨阳等:《青少年感恩与获得感的关系:一项交叉滞后研究》,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3年第2期)

上述数据结果显示,具有亲子分离经历的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均值低于一般儿童,并且在儿童发展早期家长外出务工的比例更高。那么儿童处于亲子分离的不同初始时间,其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是否存在差异呢?研究首先借助独立样本 t 检验,将亲子分离分为早期和晚期,以学龄儿童年龄作为临界点,以“效应量”指标Cohen's d作为差异存在的判别依据,d>0.2代表有实质性差异,应予以关注^[36]。结果显示,起始分离时间在0-6岁的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平均得分为3.802,低于在6岁以上面临亲子分离儿童的平均得分3.911,二者具有显著性差异(t=2.886,p<0.001,d=0.203)。这表明经历早期亲子分离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水平低于那些经历晚期(大于6岁)亲子分离的儿童。此外,自我意识、自我管理两个指标的d值均大于0.2,这表明自我意识、自我管理是不同分离时间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差距的重点,有必要给予关注。

表5 不同年龄段亲子分离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差异分析

| | 较早经历亲子分离 (0-6岁) | 较晚经历亲子分离 (大于6岁) | t检验 | Cohen's d |
|-----------|--------------------|--------------------|----------|-----------|
| 社会情感能力(总) | 3.802 | 3.911 | 2.886*** | 0.203 |
| 自我意识 | 3.996 | 4.144 | 2.906*** | 0.207 |
| 自我管理 | 3.674 | 3.853 | 3.223*** | 0.226 |
| 社会意识 | 3.742 | 3.840 | 1.905* | 0.132 |
| 人际交往技能 | 3.708 | 3.837 | 2.338** | 0.165 |
| 负责任的决策 | 3.932 | 3.966 | 1.319 | 0.093 |

注:***p<0.01,**p<0.05,*p<0.1,其中数值都为各维度均值。

(二)基准回归结果: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

以OLS为基准估计模型,初步判断经历亲子分离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之间的关系。在各组比较中依次设定如下模型:

$$Y_i = \alpha + \beta X_i + \gamma C_i + \varepsilon \quad (1)$$

其中, Y_i 表示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分别为学生总体的社会情感能力及其各个维度(包括自我认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际关系以及负责任的决策), X_i 表示是否有亲子分离经历的虚拟变量, C_i 表示控制变量, ε 是随机误差项。

通过OLS基准回归模型初步检验亲子分离经历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由表6可知,在控制学生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学校特征的情况下,亲子分离对儿童的自我意识、自我管理、人际交往、负责任的决策等能力都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

控制变量中性别、年级、班干部经历、家庭常住所在地、学校因素对中小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说,女生的社会情感能力表现要强于男生;与初中生相比,小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水平反而更高,这说明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并未随着年龄呈现自然稳步上升趋势;具有班干部经历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要优于没有该经历的学生;城镇样本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显著高于农村学生;由学校特征变量结果可知,安全的学校环境、良好的学校氛围都对中小学生的社

会情感能力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表6 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预测效应分析

| 变量名 | 社会情感能力 (总) | 自我意识 | 自我管理 | 社会意识 | 人际交往技能 | 负责任的决策 |
|--------------------|---------------|-----------|-----------|----------|----------|-----------|
| 亲子分离 | -0.077*** | -0.098*** | -0.124*** | -0.039 | -0.083** | -0.057* |
| 性别 | 0.066*** | 0.118*** | 0.02 | 0.151*** | -0.041 | 0.092*** |
| 年级 | -0.092*** | -0.093*** | -0.138*** | -0.072** | -0.08** | -0.085*** |
| 寄宿 | 0.035 | 0.032 | 0.067* | 0.05 | -0.044 | 0.076** |
| 班干部经历 | 0.207*** | 0.179*** | 0.132*** | 0.235*** | 0.247*** | 0.219*** |
| 家庭常住所在地 | -0.054* | -0.086** | -0.057 | -0.083** | -0.058 | 0.004 |
| 兄弟姐妹数量 | -0.018 | -0.017 | -0.025 | -0.019 | -0.013 | -0.015 |
| 家庭经济状况 | 0.017 | -0.003 | -0.009 | 0.031 | 0.046* | 0.007 |
| 父亲受教育程度(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 | | | | | |
| 职业中学或高中 | 0.031 | -0.001 | 0.009 | 0.041 | 0.077* | 0.016 |
| 大专 | 0.024 | 0.01 | 0.015 | -0.005 | 0.076 | 0.017 |
| 本科及以上 | -0.025 | 0.017 | -0.059 | 0.015 | -0.036 | -0.055 |
| 母亲受教育程度(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 | | | | | |
| 职业中学或高中 | 0.039 | 0.028 | 0.089** | -0.009 | 0.053 | 0.038 |
| 大专 | 0.079 | 0.066 | 0.039 | 0.056 | 0.101 | 0.125* |
| 本科及以上 | 0.074 | 0.091 | 0.046 | 0.052 | 0.145 | 0.039 |
| 安全的学校环境 | 0.097*** | 0.113*** | 0.127*** | 0.076*** | 0.092*** | 0.086*** |
| 学校氛围 | 0.157*** | 0.131*** | 0.148*** | 0.153*** | 0.180*** | 0.163*** |
| 常数 | 2.896*** | 3.245*** | 2.895*** | 2.807*** | 2.679*** | 2.97*** |
| R ² | 0.232*** | 0.155*** | 0.140*** | 0.142*** | 0.169*** | 0.162*** |

注:***p < 0.01, **p < 0.05, *p < 0.1, 数值均为回归系数。

(三)进一步实证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

由于父母外出务工与子女分离本身存在由样本选择性偏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可能会引起估计偏误。当存在“选择偏差”时,若依可测变量选择假设成立,则可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缓解自选择问题^[37]。

1. 估计模型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模型建构,首先通过logit模型得到满足留守的条件概率,即“倾向得分”,如公式(2)所示。

$$P(X_i) = \Pr(D_i = 1 | X_i) = \frac{\exp(\beta X_i)}{1 + \exp(\beta X_i)} \quad (2)$$

其中, X_i 表示影响父母外出务工,与子女分离的变量矩阵, $D_i = 1$ 表示父母至少一方选择外

出务工出现亲子分离, $D_i = 0$ 表示父母都选择不外出务工。

2. 样本匹配效果

条件独立假定和共同支撑假定的验证。本文以最近邻匹配($k=4$)为例,通过对数据样本的平衡性检验来验证条件独立假定,从而检验PSM的有效性。理论上匹配后控制变量的标准偏差绝对值应小于10%,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见图2),各协变量的标准偏差均小于10%,可见其匹配结果较好,有效减少了实验组(亲子分离)和控制组(一般儿童)的偏差,较好地控制了内生性误差。共同支撑假设检验控制组和处理组在多大程度上存在重叠区域,以保证匹配效果。图3呈现的是共同支撑假设的检验结果,在倾向得分的大部分取值上实验组与控制组均有共同支撑,可匹配范围较广,共同支撑假设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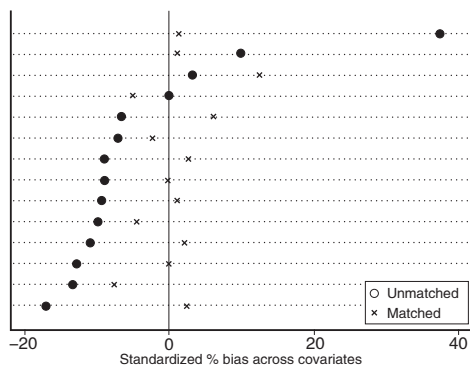


图2 最近邻匹配($k=4$)匹配前后
控制变量标准偏差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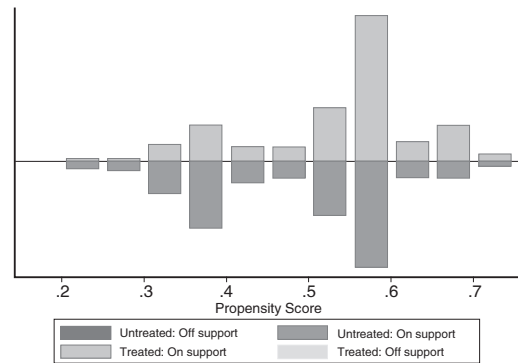


图3 共同支撑假设检验

注:由于三种匹配方法结果相似,因此仅以最近邻匹配法为例分析样本匹配效果。匹配后的“控制组”人数为924,“实验组”人数为971。

3. ATT效应

在条件独立和共同支撑假设都成立的基础上,本研究以最近邻匹配($k=4$)、半径(卡尺)匹配和核匹配三种主流的匹配机制估计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以增强实证结果稳健性。研究重点关注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for the treated, ATT),即是否经历亲子分离能够为接受者带来多大程度社会情感能力的变化。具体估计结果见表7。

$$ATT = E(Y_{1i} | D_i = 1, P) - E(Y_{0i} | D_i = 0, P) \quad (3)$$

表7 基于不同匹配方法的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平均处理效应

| 匹配方法 | 社会情感能力 | 自我意识 | 自我管理 | 社会意识 | 人际交往技能 | 负责任的决策 |
|----------------|----------|----------|-----------|--------|----------|--------|
| 最近邻匹配($k=4$) | -0.071** | -0.062* | -0.108*** | -0.029 | -0.103** | -0.057 |
| 半径(卡尺)匹配 | -0.059* | -0.073* | -0.098*** | -0.023 | -0.091** | -0.025 |
| 核匹配 | -0.066** | -0.080** | -0.106*** | -0.032 | -0.070* | -0.039 |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 。

从表7给出的结果看,实验组的社会情感能力以及各维度数值都低于控制组。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在最近邻匹配(k=4)、半径(卡尺)匹配、核匹配三种匹配策略下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系数都显著,估计系数分别为-0.071、-0.059、-0.066。具有亲子分离经历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要低于一般儿童,和基准回归结果(结果详见表6)比较接近,证实估计结果可靠,验证研究假设1。研究发现,父母陪伴不仅影响安全型亲子依恋关系的形成,还会通过情绪传染、社会参照和模仿、父母支持性反馈等影响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38]。但在亲子分离的情况下,父母既难以为子女提供示范,也难以通过亲子互动促进子代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分离经历还会造成儿童缺乏自控能力和人际交往技能,易引发人际关系紧张,因为冲突行为是他们应对分离形成的一种防御机制,这种模式通常会贯穿儿童整个生命周期。然而,并非所有个体在处境不利时都会对其社会情感能力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尽管亲子分离增加了留守儿童的不安全感,他们更伤心、孤独,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更懂得共情,具有更多的同理心。本研究亦显示,亲子分离并未影响儿童的社会意识和负责任决策的能力。

(四) 亲子分离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异质性分析

根据年级的分样本可知,亲子分离对小学阶段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对初中生社会情感能力的整体效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只对其中的自我意识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亲子依恋理论认为,亲子依恋是父母和子女之间最重要的情感联结,这种联结的建构依赖于儿童早期亲子互动体验与感知^[39],依恋对个体的影响会贯穿其一生。当孩童过早缺乏陪伴时,会感到安全感丧失,易引发负面情绪,对神经系统引发不良反应^[40]。这种情感依赖以及所产生的生理反应会持续影响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并在儿童早期尤为突出。随着儿童受教育年限的提升以及身心的逐渐成熟,他们逐渐能够体谅外出务工的父母,使得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产生的消极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被部分消解。

表8 亲子分离对社会情感能力影响的年级差异

| 变量 | 最近邻匹配(k=4) | 半径(卡尺)匹配 | 核匹配 |
|--------|------------|-----------|-----------|
| 小学 | | | |
| 社会情感能力 | -0.104*** | -0.098*** | -0.084*** |
| 自我意识 | -0.068 | -0.062 | -0.066 |
| 自我管理 | -0.16*** | -0.171*** | -0.143*** |
| 社会意识 | -0.083* | -0.067*** | -0.052 |
| 人际交往技能 | -0.15*** | -0.146*** | -0.123*** |
| 负责任的决策 | -0.058 | -0.042 | -0.038 |
| 初中 | | | |
| 社会情感能力 | -0.038 | -0.039 | -0.042 |

(续表)

| 变量 | 最近邻匹配(k=4) | 半径(卡尺)匹配 | 核匹配 |
|--------|------------|----------|----------|
| 自我意识 | -0.095* | -0.088 | -0.090** |
| 自我管理 | -0.032 | -0.04 | -0.061 |
| 社会意识 | -0.005 | -0.006 | -0.005 |
| 人际交往技能 | -0.028 | -0.048 | -0.025 |
| 负责任的决策 | -0.048 | -0.030 | -0.050 |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

结果显示,对城镇地区的儿童而言,亲子分离的长期效应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之相比,亲子分离对农村地区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以及其中的自我管理、人际交往技能均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一般而言,城镇地区就业机会较多,亲子分离的空间距离较短,父母回家陪伴子女的成本较低,在收入效应增加的同时,分离的负效应相对较小,从而使亲子分离对子代社会情感能力的不利影响被缩小。

表9 亲子分离对社会情感能力影响的城乡差异

| 变量 | 最近邻匹配(k=4) | 半径(卡尺)匹配 | 核匹配 |
|--------|------------|----------|----------|
| | | 城镇 | |
| 社会情感能力 | -0.043 | -0.051 | -0.068 |
| 自我意识 | -0.050 | -0.06 | -0.09 |
| 自我管理 | -0.158*** | -0.156* | -0.148** |
| 社会意识 | 0.018 | 0.015 | 0.033 |
| 人际交往技能 | -0.031 | -0.033 | -0.073 |
| 负责任的决策 | -0.02 | -0.040 | -0.085 |
| | | 农村 | |
| 社会情感能力 | -0.067* | -0.081** | -0.064** |
| 自我意识 | -0.042 | -0.035 | -0.08** |
| 自我管理 | -0.085* | -0.12** | -0.095** |
| 社会意识 | -0.043 | -0.074 | -0.04 |
| 人际交往技能 | -0.110** | -0.12** | -0.079* |
| 负责任的决策 | -0.048 | -0.035 | -0.036 |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

(五)家庭关系与校园人际关系的中介机制检验

为了识别家庭关系和校园人际关系在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影响中的作用,本研究参考温忠麟与叶宝娟关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的方法和步骤^[41],构建如下模型:

$$SEC = cX + e_1 \quad (4)$$

$$REL_i = a_i X + e_2 \quad (5)$$

$$SEC = c'X + b_i REL_i + e_3 \quad (6)$$

(4) - (6)式中, SEC 代表中小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 X 表示是否有亲子分离经历, REL_i 表示各类家庭关系和学校关系等中介变量, e_1 、 e_2 、 e_3 为随机误差项。(4)式的系数 c 为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影响的总效应。(5)式中的 a_i 为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6)式中的系数 b_i 是在控制是否经历亲子分离的影响后,中介变量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效应;系数 c' 是在控制家庭关系、校园人际关系变量的影响后,亲子分离经历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直接效应。最后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进行 1000 次抽样,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和置信区间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见表 10)。

表 10 中介效应路径模型的分析结果

| 路径 | 亲子分离对家庭关系或校园人际关系的影响效应(系数 a_i) | 家庭关系或校园人际关系对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效应(系数 b_i) | 直接效应(系数 c') | 中介效应系数 | 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 | |
|-------------------|----------------------------------|------------------------------------|----------------|-----------|--------------------|--------|
| 亲子分离→父母关系→社会情感能力 | -0.351*** | 0.056*** | -0.057*** | -0.02*** | -0.029 | -0.011 |
| 亲子分离→与父亲关系→社会情感能力 | -0.164*** | 0.111*** | -0.059*** | -0.018*** | -0.028 | -0.008 |
| 亲子分离→与母亲关系→社会情感能力 | -0.157*** | 0.145*** | -0.054*** | -0.023*** | -0.035 | -0.011 |
| 亲子分离→师生关系→社会情感能力 | -0.055 | 0.223*** | -0.065*** | -0.012 | -0.032 | 0.008 |
| 亲子分离→同伴关系→社会情感能力 | -0.168*** | 0.061*** | -0.067*** | -0.01*** | -0.018 | -0.003 |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 。

第一,通过 OLS 模型(见表 6)估计亲子分离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总效应 c ,得到系数 c 的估计值为 -0.077 ,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可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第二,通

过中介检验方法得出家庭关系中父母关系、与父亲关系、与母亲关系在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02、-0.018、-0.023,中介效应占比依次为25.97%、23.38%、29.87%,验证假设2和假设3。

人际关系中的同伴关系在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01,中介效应占比为12.99%;师生关系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亲子分离对师生关系的影响效应影响系数不显著,采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师生关系的中介效应仍不显著。这说明,亲子分离并未影响儿童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家庭系统和学校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父母的缺位不利于儿童拥有良好的家庭关系,但是并不影响其获得教师的关怀和支持。根据家庭关系、校园人际关系对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效应系数可知,良好的父母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都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相关实践经验以及实证证据表明,青少年时期的环境因素对于儿童技能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利用1903份有效调查数据,考察了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为克服可观测变量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偏误,本文采用PSM方法对OLS模型进行了重新估计,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亲子分离初始时间不同的儿童其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存在显著差异,经历早期(0-6岁)亲子分离的儿童其社会情感能力水平要低于那些亲子分离时间较晚(大于6岁)的儿童。这与学术界已有研究结果较为一致^[42]。早期是儿童心理和情感发展的关键期,儿童在该阶段渴望来自父母的安全感和依恋。这种关系在早期被阻断,儿童可能会经历强烈的分离焦虑,甚至产生亲子之间的信任危机、情绪调节困难以及难以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而在儿童发展晚期,对父母的依恋和安全感已经建立,此时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培育的消极影响反而会减少。因此亟需重视儿童早期亲子分离现象。

研究还发现,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这与王焯暉、辛涛等人研究发现较为一致^[43]。家庭资本理论认为,父母双亲组成的家庭可以将养育功能最大化,而父母照料缺失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最大伤害之一^[44]。父母外出务工虽然给予儿童经济资本支持,然而却以疏离的亲子关系为代价,降低了家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入,阻碍其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通过异质性结果发现,亲子分离对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消极影响要显著强于初中生,这与陈欢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45]。这表明,亲子依恋对儿童的消极影响在儿童早期尤为突出。随着儿童逐年的身心成长,他们能够体谅父母的辛苦付出,并且通过在校园所获得的人际支持,使得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产生的负向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被部分消解。异质性检验结果还显示,城乡不同样本群体中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有显著差异,亲子分离经历对农村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消极影响大于城镇儿童。从家庭资本视角出发,城镇儿童的家庭资本总体而言要比农村家

庭更丰富。城镇环境提供了比农村更为丰富的社交机会和多元化的人际互动,这有助于提升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家庭资本的差异是城乡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家庭关系和同伴关系是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造成消极影响的中介变量。本研究发现,良好的家庭关系与校园人际关系可以有效增强中小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父母外出务工导致亲子疏离,降低了亲子依恋的质量,也降低了家庭关系的亲密度,这让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缺乏家庭情感支持。有研究指出,留守儿童所处的不良家庭环境会对其自控力造成不良影响^[46]。作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同伴能够给儿童提供更多情感支持^[47],弥补因父母不在身边而缺失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使他们体验到更多积极愉悦的情绪,这有利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然而,过早的亲子分离易造成其性格敏感、内向,不善于社交以及缺乏同伴支持,这也导致其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受限。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建立完善的托幼一体化教育保障体系。本研究团队通过对外出务工年轻父母的访谈发现,作为父母并不忍心把幼儿留守在家,但是由于城镇地区托育和学前教育高额的费用,使其难以承受。目前我国相关政策践行较好地解决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有学上”的问题。本次调研发现,父母外出务工的时间点主要集中在0-6岁,过早的亲子分离不利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这会阻碍其后期人力资本的积累,扩大了不同群体儿童发展的差异。因此,应从宏观层面要求人口主要流入城市科学地预测学前教育的需求量,逐渐建立适应随迁子女发展的3-6岁的普惠性的学前教育体系。与此同时,市场应提供更多的0-3岁的托育服务,政府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让外出务工的父母尽量把子女都带在身边。

第二,注重营造良好的家庭关系。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关系对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发挥着积极作用。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双方都要重视和子女建立亲密关系并且维护良好的夫妻关系,为孩子社会情感能力的培育营造良好的家庭关系氛围。即使父母外出务工也要注重跟子女的线上互动,尽量减少外出务工对家庭关系的一些不利影响。此外,应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充分利用数字化平台大力推广科学的学前教育和家庭教育理念,建立学校、社区和家庭合作育人的机制。通过定期组织家长参与相关培训等方式,帮助家长了解并解决育儿过程中的困惑和问题,增强育人合力,提高父母的亲职责任意识,尽量减少把儿童时期的子女单独留在家乡生活的情况。

第三,学校应注重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提升,相反可能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因此,应根据儿童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其社会情感能力进行有规律的培养,这对农村留守儿童而言更为重要。具体而言,中小学校应开设社会与情感技能学习课程,通过课堂教学、团体讨论、角色扮演、游戏活动和项目学习等方式使学生学习并掌握社交情感技能。与此同时,教师应加强班级建设,营造和谐、友爱的校园氛围,为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提供环境支持。此外,教师可以通过更多的行为方式,例如,更加关注儿童的情绪变化、表扬或提问等方式,提升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

[参 考 文 献]

- [1] 国家统计局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人口基金:《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 http://www.stats.gov.cn/zs/tjwh/tjkw/tjzl/202304/t20230419_1938814.html
- [2] 于爱华 王琳 刘华:《随迁对农民工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基于家校教育过程的中介效应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2020年第6期。
- [3] 周潇:《农村青少年辍学现象再思考:农民流动的视角》,载《青年研究》,2011年第6期。
- [4] Shonkoff, J. P., Garner, A. S., et al.. The Lifelong Effects of Early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Toxic Stress, *Pediatrics*, 2012, (1).
- [5] 刘在花:《教师支持对流动儿童学习满意度的影响机制》,载《教育研究》,2023年第11期。
- [6] 刘恒 周铁民 张长路等:《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抑郁影响的研究进展》,载《中国学校卫生》,2023年第10期。
- [7] 王琳琳 周慧敏 吴贵芊等:《学前融合教育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基于角色理论的分析》,载《学前教育研究》,2023年第8期。
- [8][43] 王烨晖 辛涛 杨朝兮等:《社会情感能力对西部儿童的影响——基于倾向值分析的实证研究》,载《中国教育学刊》,2021年第11期。
- [9] 王春超 孙曙涛:《寄宿与留守儿童人力资本——来自学习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证据》,载《经济科学》,2023年第3期。
- [10]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Richardson, J.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86, pp.241 - 258.
- [11] 梅自颖:《“亲子共居”与“亲子分离”:家庭居住方式对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载《南方人口》,2023年第5期。
- [12] 袁梦 郑筱婷:《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教育获得的影响》,载《中国农村观察》,2016年第3期。
- [13] 杨建忠:《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困境与对策——基于贵州省黔东南州的调查》,载《民族教育研究》,2013年第4期。
- [14] 高书国:《中国家庭教育研究的理论缺失与自信重构》,载《教育发展研究》,2020年第2期。
- [15] 屈廖健 陈敏宣:《我国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研究的视域审视与发展取向》,载《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4期。
- [16] 吕利丹 梅自颖 李睿等:《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最新状况和变动趋势:2010~2020》,载《人口研究》,2024年第1期。
- [17] 吴愈晓 王鹏 杜思佳:《变迁中的中国家庭结构与青少年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 [18] Gonzalez - DeHass, A. R., Willems, P. P., et al..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Student Motivatio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05, (17).
- [19] 魏东霞 谌新民:《共情陪伴与留守儿童精神健康——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文汇》,2018年第5期。
- [20] Gergen, K., J.. *Relational Being: Beyond Self and Commu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7.
- [21] 杜媛 毛亚庆:《基于关系视角的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构建及发展研究》,载《教育研究》,2018年第8期。
- [22] 吴贾 陈丽萍 范承泽:《母亲收入、家庭氛围和子女人力资本发展》,载《经济学(季刊)》,2022年第4期。
- [23] 金一虹:《离散中的弥合——农村流动家庭研究》,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 [24] 刘小峰 李红:《男内女外:农村“留守丈夫”的生成原因、类型与后果——基于晋南符册村的调查》,载《中国农村观察》,2020年第2期。
- [25] 蔡蔚萍:《早期家庭教育与学前教育对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长期效应研究》,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 [26] 孟亚男 张璨:《父母情感陪伴缺位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基于留守表述的情感社会学分析》,载《少年儿童研

究》，2022年第8期。

- [27] 李明蔚 毛亚庆 李亚芬:《影响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个体与班级因素分析》,载《当代教育科学》,2021年第12期。
- [28] 马小倩 李燕秋 刘争先:《师生关系影响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机制及其教育启示》,载《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22年第7期。
- [29] 雷万鹏 尹珺瑶:《互联网使用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 [30] 陆 芳 付淑英:《师生关系对农村儿童道德敏感性的影响:友谊质量的中介作用》,载《中国特殊教育》,2021年第3期。
- [31] Effective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Programs.Preschool and Elementary School Edition , <http://www.casel.org/preschool-and-elementary-editioncasel-guide/2020-07-07>
- [32] 王树涛 毛亚庆:《寄宿对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影响:基于西部11省区的实证研究》,载《教育学报》,2015年第5期。
- [33] 张婉莹 毛亚庆 田 瑾:《家庭经济资本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父母参与的多重中介作用》,载《教育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13期。
- [34] De Coulon, A., Meschi, E., Vignoles, A.. Parents' Skills and Children's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Outcomes, *Education Economics*, 2011, (5).
- [35] 杨传利 青 晨 黎玉兰 吕玉敏:《学校氛围对西部农村中小学生学习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家庭教养方式的调节作用》,载《教育学术月刊》,2023年第1期。
- [36] 贺 雯 卢家楣 王怀勇 等:《中国当代大学生审美情感现状调查研究》,载《心理科学》,2016年第6期。
- [37] 徐尚昆 郑辛迎 杨汝岱:《国有企业工作经历、企业家才能与企业成长》,载《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1期。
- [38] Eisenberg, N., Valiente, C., et al.. Longitudinal Relations among Parental Emotional Expressivity, Children's Regulation, and Quality of Socioemotional Function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3, (1).
- [39] 刘 凌 吴 蕾:《留守经历对亲子关系的历时性影响研究——以湘赣两省为例》,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 [40] Hane, A. A., Henderson, H. A., et al.. Ordinary Variations in Human Maternal Caregiving in Infancy and Biobehavioral Development in Early Childhood: A Follow-up Study, *Developmental Psychobiology*, 2010, (6).
- [41] 温忠麟 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载《心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5期。
- [42] 张智慧 王玉龙:《留守困境下早期青少年自尊发展轨迹的异质性:父母关爱与友谊质量的作用》,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3年第6期。
- [44] Heckman, J. J., Kautz, T.. *Fostering and Measuring Skills: Interventions that Improve Character and Cogniti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3, (1).
- [45] 陈 欢:《经合组织调查: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并没有随年龄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载《人民教育》,2021年第21期。
- [46] 范 方 桑 标:《亲子教育缺失与“留守儿童”人格、学绩及行为问题》,载《心理科学》,2005年第4期。
- [47] 谭德琴 谢瑞波 丁 菀 等:《亲子依恋和师生关系对留守儿童内化问题的影响:同伴依恋的中介作用》,载《心理与行为研究》,2022年第3期。

(责任编辑:刘 彦)